



# 联合国 大 会



PROVISIONAL

A/46/PV.27  
17 October 1991

CHINESE

*THE GENERAL ASSEMBLY  
OCT 21 1991  
UNIVERSAL UNION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 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表(114) (续)

-- 一般性辩论(9) (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哈其姆先生 (科摩罗)

塞纳克先生 (圣卢西亚)

阿赫迈德先生 (乍得)

德其尔斯马克先生 (比利时)

-- 工作安排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 -750室)。

下午3点0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4(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46/474/Add.1)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想请大会注意文件A/46/474/Add.1,其中载有一封秘书长给我的信,通知我自1991年9月17日发出了他的来文以后,刚果已缴付必要的款额,将其拖欠款项减少到了《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额以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地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哈齐姆先生(科摩罗)(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又很高兴地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工作,并当本组织恢复了活力和威信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聚会上发言。确实,本组织在过去三年中的活动突出表明了使这个国际大家庭能够对付它所面临的挑战的动力、信誉和力量。

安全理事会在海湾危机期间显示出的效率和决心以及秘书长为最后解决被扣留在中东的人质问题进行的值得赞扬的努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并使我们欢欣鼓舞。

主席先生,在充满希望和乐观的情况下,我有幸率领的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我们愿向你,亲爱的兄弟,保证在执行你崇高的任务时与你充分合作。你的当选是对你的国家,一个我们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内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传统的友好国家所表示的敬意,也是对你个人表示的敬意。你作为一位外交家的突出品质是大家都熟知的。我们期待着在你英明的领导下为本届会议的成功而努力。

过去的一年充满了重大成就，而大会上届会议的主席，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先生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祝贺他如此称职和忠诚地履行了他的崇高责任。

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恢复本组织的信誉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他忠诚地服务于本组织，有时不惜作出巨大牺牲。我国代表团愿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我们还愿向他表示我们深为赞赏在过去的十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其困难的任务。当他的任期结束时，他的名字将在本组织的历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们还愿同其他代表团一道热烈欢迎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加入本组织的国家。

主席先生，你主持的本届会议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一个转折点之际召开的。几个月来我们在东欧地区地理政治地图上目睹了出乎意料的动荡。三年来在那一地区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迎来了充满希望和国际社会的新责任的本世纪的最后十年。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的减缓已经产生明显结果，并带来了国际事务中重要的积极趋势。安全理事会在海湾冲突期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便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便使我们可以看到以《宪章》的首要原则，尊重和正义为基础的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经历了由一个又一个集体主义理论发动并以群众和平均主义的名义牺牲各项自由甚至整个自由的一个世纪的动荡、革命和反革命，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垮台了，作为其自身恶性制度的受害者甚至被那些强加这种制度的人所抛弃。

共产主义以不承认人是一个人的理论为基础并被禁锢于一个少数人可以为其他的人思维和行动的制度之中，它在苏联刚刚不太光彩地结束了。这次自由压倒意识形态的胜利是本世纪最振奋人心的现象。

世界所有地区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正在产生一股新的动力，一股致力于实现以各国相互依存为基础的新秩序的斗争的民主力量。

通常被称作冷战的东西方竞争和对抗的结束对东欧各国的解放，许多国家一党制度的消失和作为民主的关键内容的，言论自由的重新确立作出了贡献。

在我国科摩罗，1989年12月当赛义德·穆罕默德·吉奥哈尔总统开始掌权时便实现了民主。自那时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得以恢复。简言之，科摩罗现在正在逐渐地引入共和国体制，这是使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他们的权利而同时又同样意识到他们的责任的集体主动行动的结果。

但是，要使我们都如此真诚渴望的法治国家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并使我们的人民同意受其充分的约束并能够得到他们有权期待的好处，这个有利于民主的步骤就必须得到支持。没有经济进步，便不可能有可行的民主和政治稳定。象所有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我们意识到为了重新走上增长和发展的道路，我们必须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潜力投资。我们也相信，没有严格遵守预算规则和国家金融方面的财政理论的领导我们便不能期待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有重大的改善。因此，意识到它的责任之后，科摩罗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了关于结构调整方案的协议。这个方案已经在进行，但不言而喻的一点是，没有我们的伙伴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的努力便会是徒劳的。

我们注意到国家经济关系的特点仍然是南北方之间不公平的关系。当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矛盾便是南方给予北方的比从北方得到的东西要多。

此外，尽管一些国家采取了值得赞扬的主动行动，而且国家社会也就这个问题作了很多考虑，但债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这严重地影响发展。

同样，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必须重新恢复，以确保为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具体到非洲的情况，《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纲领》即将结束。我们不能够说它已经完全取得了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也不能说它满足了非洲人民的合理期望。这一《纲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我们的伙伴同我们之间在先前达成的相互承诺的基础上本着诚意所取得的协议。今天，我们必须证明，说到底，所作出的承诺都没有得到任何合理程度上的兑现，因为我们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危

机都变得更坏而不是好转了。

在本届大会期间将对《联合国1986-1990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最后的研究。届时将提出某些重要问题并对1986年所达成的协商一致进行深入的分析。也还要对它在恢复与经济发展的具体结果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一历史性联盟的所有各方实现了其在《纲领》中承担的承诺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们欢迎东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新建立的民主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我们相信，冷战的结束将为国际合作打开新的前景。

现在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当中的某些国家十分正确地对来自富国的发展援助被集中于甚至是转移到东方的国家这一问题表示关注。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想剥夺那些国家获得国际支持好处的合法权利。我们只是想表示我们的关注。面临着对非洲的援助的日益减少，这事实上不是一种新的关注。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考虑给予我们大陆以及整个南方建立类似于为这些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结构。

在南部非洲，我们每天都在得到令人鼓舞的迹象，这是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序幕。因此，在安哥拉这样一个自独立以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的国家，我们要赞扬多斯桑托斯总统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的领导人诺纳斯·萨文比先生为达成一项公平明确的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也表示希望我们的近邻莫桑比克人民将最终能够解决他们的分歧，使那个处于长期苦难之中的国家获得和平。

在南非，自从德克勒克总统掌权以来，我们一直目睹着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逐渐废除。这是由于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

另外，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各种族的许多南非人现在同意种族隔离制度应该为那个国家的新的宪法结构所代替。最近由德克勒克总统和他的政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严肃谈判的基础，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赞两个主要党派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布色莱其先生为结束黑人居住区的暴力而达成的协议。我们热切地希望这一协议能够

得到遵守和有效地实施，从而得以结束造成了大量流血并延缓民主进程的自相残杀的争斗。

关于西撒哈拉，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正在朝着那一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方向取得进展。利比里亚的局势仍然非常脆弱。但是，我们的确欢迎这个饱经创伤的国家的人民不久将能够通过自由和民主的选举选择其领导人的前景，这将有助于恢复和平和民族和睦。

关于海地，我们强烈谴责最近推翻海地人民以民主方式选举出的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政变。我们希望已在太子港掌权的政变者政权的孤立能够迫使其同意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从而保持那个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在被占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进行着反对和英勇抵抗以色列占领军的镇压枷锁。但是，每一周甚至每一天都有巴勒斯坦烈士被以色列军队的实弹击中而倒下。

然而这些英勇的人们每天所经受的这种可怕的痛苦今天却几乎成了习以为常的事。事实上，国际传播媒介已经很少再提到他们了。事实上，自去年以来，海湾战争、苏联的事件以及共产主义的崩溃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不幸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形式的解决办法。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阻拦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其合法权利而进行战斗。他们的权利事实上是获得本组织承认的权利，是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在内的权利。只要这一问题继续存在，中东就不会有和平，不会有稳定，也不会有安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支持美国政府为召开有关各方的和平会议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更希望召开一个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这一会议将能够处理该地区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同时尊重本组织已通过的有关决议并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和平中生活的权利。

关于朝鲜，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希望并支持朝鲜人民的和平统一。我们希望去年在两个朝鲜的代表之间所进行的高级接触将能够继续下去并能够达成双方之

间更好的理解和为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出必要的条件。我们同样感到高兴的是，两个朝鲜遵照联合国普遍性原则已决定加入本组织成为其会员国，这将有助于加强安全与国际合作。

在东南亚，柬埔寨问题似乎已经走出了僵持的状态并似乎正处在通往和平解决的道路上。我们向所有有关各方庄严地呼吁，要他们采取积极措施，使得本组织能够结束这一血腥和自相残杀的冲突。

最后，我必须谈到科摩罗的马约特岛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不久将在大会进行审议，因此，我只是简短地谈谈。各位成员都知道这个痛苦的问题已存在16年了，尽管有各项联合国有关决议，但这个问题迄今仍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在联合国似乎重新享有其威望、其信誉得到恢复，其各项决定正得到遵守之时，科摩罗人民有权希望依照国际社会的愿望和联合国决议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从这个讲坛上重申，科摩罗政府和人民决心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以便使科摩罗的马约特岛重新并入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及其三个姐妹岛屿。

科摩罗政府和人民的要求非常公正和恰当，这加强了它们的地位，它们还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科摩罗政府和人民一贯对导向依照国际法实现和平解决的所有途径开放，和平解决是法国和科摩罗现存良好关系的部分内容。

塞纳克先生(圣卢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圣卢西亚同前面发言的各位一起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荣幸。你作为主席所拥有的渊博的经验和娴熟的外交技巧在你领导第四十六届会议重要工作之时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

圣卢西亚对国际变革，特别是新的缓和精神表示欢迎，这种精神使得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够从观察员旁听席移至正式会员就座的大会堂中心。我国代表团对自己是其会员资格申请的提案国感到自豪，并期望在今后的岁月中同它们一起密切工作，相信这一新的步骤不会成为阻碍统一的障碍。

我们还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特别表示欢迎，它们在似乎不可能的条

件下一直保持着波罗的海主权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们给我们上了新的一课，教会我们如何坚忍不拔。

至于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这两个兄弟的发展中岛国，它们加入了联合国进一步推进了1960年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崇高目标。我以博爱之心向它们致意，并希望同它们一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工作。

上一个十年的结束标志着冷战的没落。四十五年超级大国相互争夺和东西方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墙--这个铁幕的缩影--在实现德国统一的长期迫切愿望面前倒塌而正式结束。

整个欧洲都爆发了民主：专制政权在民主运动的洪流面前纷纷垮台，推动民主运动的动力不仅有经济的需求，同样也有废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遗产的集体愿望；推动民主运动的不仅是人没有吃的就不能活下去这个事实，而且还有另一个事实，即人不能靠吃饭生活。总的来说，这是一场由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希望点燃的民主革命。正是这些希望使对他发动的政变流产，并带来他所说的这场起净化作用的改革暴风雨。的确，如果人们认真地将邪恶剔除，那么从每个邪恶中都今出现善的因素。

人们迫切需要在《宪章》第七章给予安全理事会的广泛权力中建立一种预警机制，以便在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尚未达到危机点以前予以确认并作出反应。海地的局势就是如此。

海地曾于去年12月在国际人员的目睹下完全自由和公正地举行大选，加勒比共同体为此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大选中，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在1 640 729张投票中得到1 107 125票。十一个党参加竞选，其中两个得到投票总数的1.7%。阿里斯蒂德一个人就得到得67.5%。其他十个党都保证支持总统从事建立民主海地的任务。

我曾荣幸地在1989年率领加勒比共同体外交部长小组赴海地，并在今年2月出席了总统的就职仪式。另外，我还亲眼看到数以万计的人们向阿里斯蒂德欢呼，把他作为他们民主的解放者。

我国代表团认为，海地军方过去已表现出发动政变的倾向，因此无法信任它们会帮助总统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们还认为，除非军方被替换，否则这种玩弄600万海地人民的可悲的游戏就不会结束。如果届时象阿里斯蒂德总统这样仍受到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合法当选的人民的总统要要求联合国依照海地人民的意愿恢复海地的民主制度的话，我国代表团会马上给予这种要求肯定的答复。同时，必须采取各种必要和恰当的手段，在海地迅速恢复立宪政体。

新的世界政治秩序产生于世界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政治成就如果没有伴随而来的经济成长就不能维持，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产量增长率已经下降，从1988年的4.3%下降到1989年2.9%，到1990年仅为1%；今年预计达到无增长。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现在居住在人均产量下降的国家里，今天，发展中国家遭受贫穷与饥饿的人民比十年前更多。过去3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950年的17亿增加到今天的40亿以上。到本世纪末，将增加到将近50亿。在今后的9年里，仅非洲将增加2亿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将增加1亿人。

这个可怕的人口危机，加上发展停滞不前，造成了发展中国家20亿人得不到安全饮水。有同样数量的人面临长期饥饿与营养不良。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里，人均粮食产量正在下降，而如果目前砍伐森林，放牧过度和不停耕作使用过多的土地的做法继续下去，那么到本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将会有大约12亿人遭受沙漠化的影响。

环境不是让我们毁灭的环境而是要由我们大家作为其监护人为子孙后代维护的环境。据说砍伐森林对环境的影响仅次于核武器的破坏，民族国家实现持续发展的能力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关键。因此，我们十分欢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并希望小岛屿国，其中包括圣卢西亚的特殊情况不要被忽视。

非洲大部分地区陷于在危急的经济状况，恢复的前景看上去暗淡，拉丁美洲也处于债务，生产率下降和社会经济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亚洲一些人口最多的国家情况也是这样，东欧正处于经济混乱中。这一令人悲观的经济状况发生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希望的高潮之中，尽管如此，新的世界政治秩序为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处理当前问

题和准备处理未来问题的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们大家都不得不称赞联合国组织在促进解决我们自己不断制造的无数政治问题方面恢复活力的职能。目前在阿富汗、柬埔寨、西撒哈拉和塞浦路斯采取的各项主动行动必须得到鼓励。选举的监督新领域必须坚持下去。

当伊拉克侵略了和平与较小的科威特国时，这一英明和仁爱的国际大家庭规劝伊拉克7个月，要求它在国际大家庭惩罚它以前把军队撤回本国。尽管伊拉克的好战、贪婪和残酷已得到公正的报应，该国似乎依然决意要阻挠联合国的意志。

如果伊拉克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也胆敢向全人类挑战，那么它如果有了核武器可能会怎么做，这想起来使人不寒而栗。因此，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目前对伊拉克核能力的调查必须彻底进行。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理应向为这一重大事业作出如此大贡献的国家表示感谢。我们还必须对面对挑衅而实行最大克制的国家表示钦佩。这种克制态度防止了战争的扩大，而可能波及整个地区。

南非在德克勒克总统领导下的确进行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改革。但是仍然没有深刻的和不可扭转的变化的明确迹象。庄严载入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中的全体南非人按自己选择选举的平等权利是所有其他改革必须遵循的主要宪法基本原则。因此，我们重申，取消经济制裁还为时过早，它不会加速而是推迟已经开始的改革进程。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与毒品作斗争。我们在这场战斗中是赢还是输？如果我们在纽约和芝加哥、在伦敦和伯明翰，在巴黎和里昂的街头上打输了，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打输了这场战斗，那么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打赢呢？如果我们在富国输了这场战斗那我们注定会在债台高筑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及在贫穷的萨赫勒及其他地区的国家里输了这场战斗。

但我们为什么会输的呢？也许解决办法不只是在对贩毒者的严厉惩罚以及没收他们的赃物，而是在于加强家庭结构，发展真正的价值观念。也许我们可以将我们每年大约9 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的一部分分配给穷人，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他们的

子女。因为这场战斗必须首先在国内展开。而且必须及早展开。如果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不可救药，那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拯救明天的儿童。

自从今年1月以来，属于温德华群岛的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及圣卢西亚的立宪会议一直在讨论这四个岛屿的政治联盟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公民投票将等待明年1月有关这样一个联盟所涉经济问题的最后讨论。我国代表团深信这四个小岛的联盟将保证它们的稳定，从而增加投资机会，加强它们的经济活力、谈判能力和管理效益。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以便生存。在这方面，我确信我们可以依靠国际社会的良好意愿。

1992年12月3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明智地成为拥有大约3.5亿人口的巨大的共同市场。我们温德华群岛每天的面包主要依赖于对联合王国的香蕉出口，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我们失去联合王国过去四十年来对于我们的优惠。然而，欧洲委员会已向我们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市场安排不会使我们失去这一便利，很长时期以来我们一直享受这种便利。这些岛屿的经济生存依赖于这一保证的可靠性，我相信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双手放在欧洲共同体的膝上为我们的案子辩护。欧洲共同体和其他人一道，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表现出大量的慈善，我们也属于这些国家。我们永远能够指望欧洲共同体的良好意愿、谅解与合作。

联合国最近象一颗流星一样升起，它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从这里开始的道路可能通向真正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如果要让这样的事发生，主要大国所进行的合作必须远远超越政治的顶峰，深入世界社会经济的底层，普遍和平与安全正是在这里最终形成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唤醒沉睡的战争之手，使我们离开这条道路。

艾哈迈德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想说我很荣幸在这个时候来到纽约，第一次代表我国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发言。

各国代表团在这一讲坛上所表达的经常重复的希望，即结束意识形态对抗和世界两极分裂的希望似乎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变成了明确的现实。事实

上，今年8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以及美国和苏联首脑最近提议从《莫斯科条约》的起点进行进一步削减的声明，体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的新的合作精神。三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核战争的幽灵在渐渐地消失。

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在这一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情况下开幕，使我们有理由抱着欢乐的精神，在没有任何不纯的的动机的情况下进行诚恳的辩论。

换句话说，主席先生，你正在主持的会议应该使我们有机会以新的眼光，以新的团结的理想和存在于同一空间的感觉看待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世界。主席先生，我相信，有你的领导，我们将毫无困难地应付当今世界的不同挑战——疾病、无知和贫困。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你作为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斯兰圣地的护卫者，以及乍得一样也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的代表主持本届会议。你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可以完全有把握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我们希望你的一切努力都获得成功。

我想向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主持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工作的优美方式非常满意。

我还想再次向将要结束第二个任期的本组织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乍得的深切感谢，感谢他在和平与发展事业中的不懈努力。在他将要离开我们的时刻，多边活动又恢复了活力，这特别归功于他的坚定努力。我们将非常想念他熟悉的面孔和他的推动力。我代表乍得政府希望他退休愉快，并向他保证，在要求联合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的时刻，我们愿意充分支持他的接班人。

我国代表团愉快地注意到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仍然在扩大。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来到我们中间。

1990年是深刻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中，联合国作为服务于和平的工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本组织多年来第一次在发挥《宪章》赋予它的作用——通过实施有关规定维持和平。

世界到处开始了走向真正民主的变革。从现在开始，世界各国人民将有可能享

受自决权利和掌握其自己命运的权利。在非洲，这一进程正在继续，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和组织真正自由的选举，人民可以从许多纲领和许多候选人中作出选择。\*

乍得，1990年是获得自由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非洲的一个最专制的政权被推翻，在8年时间里，这个专制政权杀害了1万多乍得人。如果不是因为爱国自救运动取得胜利，外部世界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残酷的专制政权为了所谓的国家在我国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

1989年12月组织的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是一个粗劣的表演，其目的是为了转移外来观察员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这一残忍的政权所进行的屠杀。这一出了名的《宪法》中的“民主”条款从来没有得到过执行。事实上，这部《宪法》只是起到为专制政权施放烟幕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新的当权者所能做的是终止它的效力。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以1991年2月28日通过的新的国家宪章取代了这部宪法，现在这部新的国家宪章管理着我国的政治生活。这一宪章的第二条明确指出：

“人民拥有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或个人均无行使主权的权利。”  
这一条款极其清楚地表明爱国自救运动和政府的坚定意愿，这就是一劳永逸地消除公然违反人权的邪恶势力，并在我国建立多元化的民主制度。今天，我们非常骄傲地说，乍得是一个自由国家。言论自由和尊重人权是新政府政策的中心内容。因此，私营的日报和周刊影响着我国的舆论，并且对政府的行动进行批评——有时是非常激烈的批评，从而发挥了民主制度中自由的新闻界的作用。此外，1991年10月1日政党宪章通过之后，现在乍得人民可以自由地活跃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党中：不再强制要求参加一个党，不再有政治监狱和警察。

长期受到战争困扰的乍得现在终于希望享有真正的内部和外部和平。伊德里斯·德比总统总是说现在该是不使用武力相互打交道的时候了。显然，乍得人民的选择是各种思想的对抗。因此，1992年5月将举行全国会议，除了起草未来的宪章之外，

\* 副主席罗杰斯先生(伯利兹)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还将建立民主制度的框架。我国在一系列血腥的专制政权统治下已达三十多年之久，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将经历艰难的学习时期，但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回到过去，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法制国家，在这样一个法制国家里，各阶层的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对公共事务的公开管理，以便实现我们的目标。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障碍。其中最困难的是重新组织受到二十年战火深入破坏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削减人员严重超编的军队。这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财政支援，但我们深信在与我们合作的国家的援助下，我们将实现上述目标。

乍得是旱灾和沙漠化的受害者，它还受到地方性流行病和其他自然灾害，例如使许多人变得无家可归的洪水的困扰。此外，在独裁者被击垮的时候，我们的生产结构处于紊乱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战斗。

关于经济，1990年12月发生的事件使我们的海关管理处于紊乱状况，这导致国家收入的大幅度下降，损害了目前调整进程的目标。我们还受到了世界经济情况的影响，尤其因为我国依靠单一出口作物，我们受到的影响就更大。前专制政权在乍得在中非国家银行的帐户中留下了35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的沉重债务，这使我们的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使政府没有资源可用于恢复我国经济。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我国政府仍然决心要发展自由经济，允许中小工业企业发展。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打算在1992年初组织一次私营部门提供资金者圆桌会议。1991年5月就这一问题举行的讨论会使我们能够制定一个全面战略。这一圆桌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深入审查这一战略，从而开始得到执行，而是为了从可能的未来合作者那里得到支持。

与此同时，乍得将同样持续地注意农村发展，从而寻求未来粮食自给自足的既定目标。此外，由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资助的初步勘探已表明存在着一些矿藏。乍得政府将继续寻找合作者，以便帮助我们开发这些可以被验明的矿物资源。

实现上述所有目标取决于我国技术能力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只有通过培训才能实现。在这一方面，乍得政府目前正在寻求各种方式和方法，以执行1990年11月在恩

贾梅纳举行的关于教育、培训和就业问题的圆桌会议的建议。改革我们的教育结构和方案以进行就业培训要求有大量投资来购买设备，并要求建设或重建培训中心。除了这些中期和长期社会问题之外，还有其他更加紧迫的问题，例如重新安置难民、流亡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自从1990年12月以来，这些人开始返回乍得，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还有流行性霍乱传播的问题，以及农田和住房被1991年7月和8月间的暴雨造成的洪水毁坏的问题。所有这些消极因素要求我们再次从我们的合作者那里寻求援助，我们打算于1991年12月在巴黎向我们的合作者提交一项紧急计划，这项计划特别包括了重新组织军队和重新安置难民的需要。

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乍得人民并没有绝望，因为他们知道在与旱灾和流行性霍乱的影响进行斗争中体现出来的国际团结将再次帮助我们进行了生存的坚决斗争。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友好国家和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多年来给予乍得的帮助。我们特别要非常诚挚地感谢在我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慷慨地支持了我们的友好国家政府。我们要从这一论坛上再次向它们发出响亮的呼吁，希望它们帮助我们执行我刚才提到的重新建设与发展的紧急方案。我们将继续我们前几年的作法，今年我们将在议程项目84(b)和97(d)下提出两项决议草案。我们诚挚和衷心希望我们将获得所有会员国对通过这两项决议草案的支持。

如果说我们得到了所有这些伙伴的支持，这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痛苦中表现了对我们的声援。在这个合作代替对抗的时刻，乍得对外实行睦邻政策。自1990年12月以来，乍得与所有热爱和平及自由的国家，特别是我们的邻国一致行动。乍得与其邻国的关系自1982年以来第一次不是冲突的根源。的确，乍得新政权实行的睦邻政策建立在对话和一致精神的基础上，因为我们认为，邻国之间不断对抗和摩擦的政策不符合我们最大的利益，不仅我们微薄的资源会被军事开支耗尽，而且我们人民需要的大多数发展计划的执行也会因此受到耽误。

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我国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的边界争端进入了一个决定性时期。双方抓住这个时机接受了国际法院的裁决。从1990年12月开始，我

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是一个用合作代替仇恨，让理解战胜一切的挑战，我们欢迎这一事态发展。

在最近的各届会议中，我们审查了各种区域冲突，而不认为很多事情会发生，然而，我们希望会找到解决办法。这一次，我们看到，由于超级大国之间出现了团结与理解的新精神，这些冲突开始接二连三地得到解决。请允许我代表乍得政府和人民就国际关系中的新精神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新关系再次向乔治·布什总统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总统致以敬意。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

“和平在几个地区取得了胜利，许多人已经脱离了战乱的痛苦。这个过程可以延伸到其他地区。”(A/46/1, 第29页)

这一分析恰当地描述了当今世界的局势。一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就；另一方面，在实现和平之前，我们仍然要做许多工作。

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法律支柱已被消除。这是通往建立一个全体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多种族非洲的第一步。但是，要实现这些成果，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许多危险。有必要特别是通过结束造成城镇暴力的不稳定力量的顽固盘踞，以加速就通过新宪法进行的谈判，有效地把权力移交给黑人多数。

在西撒哈拉16年的流血之后，我们希望和平会通过1992年1月联合国主持下的公民投票得到建立。在我们祝贺秘书长坚持不懈的同时，我们呼吁各方充分与联合国合作，最后接受投票结果。

在亚洲，我国代表团欢迎柬埔寨各方谈判中取得的进展。这些谈判使得柬埔寨代表团能够在大会中恢复自己的位置。

我们希望，两个朝鲜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能使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实现统一。的确，德国以及也门的统一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如果统一是有关人民的合法愿望，统一就会成为现实。

关于阿富汗，我们相信，美国和苏联为阿富汗带来和平的决心会导致抵抗运动与

政府之间建设性的对话。

在波斯湾，科威特受到入侵，又得到解放的后果应该导致恢复和平。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新对抗的危险遍及这个地区。乍得代表团支持为执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进行的努力。然而，我们愿主张，安理会全部决议应该得到同样的执行。我们指的是中东目前的局势。在中东，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十几年来仍未执行。当然，乍得完全支持美国为召开基于贝克计划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国际和平会议所采取的步骤。然而，我们坚持应该要求所有有关方面平等地参加这次会议。这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平等的待遇，就不大可能真正开始认真的谈判。

虽然欧洲时至今日避免了内战，但人民民主的变革对某些政治结构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1939年8月事实上的苏德条约之后被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获得了独立。德国现在已经统一，而苏联却在1991年8月莫斯科的事件之后处于变革之中。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变革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例如在南斯拉夫，变革引起了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目睹的血腥对抗。我国代表团满怀震惊注视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局势这样恶化，呼吁南斯拉夫赶快寻找途径解决这些分歧，避免无谓的流血。

这样概览一下世界目前的局势表明秘书长对局势的评价是何等正确。在一些地区，和平正在取得进展；在其他地区，对抗仍在继续。在某些相邻地区战争与和平的这种并存局面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以确保全世界的和平。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再次发出和平的呼吁，因为只有兄弟之间以及冲突各方之间进行坦诚和直接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世界十分欣慰地目睹了东西方对抗的结束，正期待着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新前景。我国代表团真诚地认为，世界新秩序必须支持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斗争的民族，必须为这些民族提供手段，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和愚昧。

确实，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在谈到南方国家的时候指出，世界上现在有5亿多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大约1亿8千万儿童，也就是每三个儿童中

有一个正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足，15亿人得不到基本的保健服务，有近300万儿童每年死亡于已经有疫苗的疾病，大约有10亿成年人是文盲，学龄儿童不上学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

这些可怕的数据证明过去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都失败了，如果这种失败还需要证明的话。在目前这个千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关键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资源，而是这些资源是否得到适当的分配。而资源的适当分配必须有以真正的政治愿意为基础的团结。

非洲正越来越深地陷于十年之前开始的严重的危机，尽管它在1986年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当非洲大陆的国家不能够控制它们的原材料的价格，面临着资本货物的价格不断上升，而且偿还债务的负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怎么可能出现其他情况呢？

现在必须立即采取具体行动，以扭转这种趋势。我们还必须为原材料确保公正的价格，取消保护主义措施，降低贸易关税并取消债务。此类行动将使得非洲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是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今后三年里，国际社会准备考虑一些涉及全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在1992年将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3年将召开世界人权会议，1994年将召开主题为“人口、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人口与发展会议。所有这些不同的集会，都将集中讨论这个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越来越团结的世界的人类处境。

至于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乍得极其重视这次会议。作为一个萨赫勒地区的国家，乍得正遭受沙漠化，严重地影响了乍得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制定一项战略，以使得我们既保护环境又确保发展。

在消除了由意识形态对抗而带来的可能爆发核浩劫的恐惧以后，人类今天有各种机会来实现它长期为之奋斗的实现和平的深切愿望。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改进国际关系，以对历史的要求作出反应。我们必须建立信任，确

定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人类的幸福。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实现在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之间，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真正的和平共处。在这种共处中，联合国终将能够发挥其作为和平保障者的关键作用。

最后，我想要求扩大秘书长的职权范围。他不应该等到产生冲突以后，而是应该能够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开始露出苗头的时候就马上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以进行调解或调停。最近几年中，人类已经遭受了太多的冲突。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结束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血腥对抗。这同样也需要团结，因为团结的最后成果是实现普遍和平并结束人类权利被剥夺的现象。

我希望和平与团结是指导联合国各国人民今后采取行动的指南。

德凯尔斯马克尔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比利时外交事务大臣马克·伊斯肯斯先生由于在布鲁塞尔处理必须处理的事情，今天不能参加会议，他请我替他宣读一份他原来计划自己向大会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与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代表一样，祝贺你的当选。你在本组织的个人经历和你的公认的外交才能是我们辩论的质量的最好保证。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吉多·德尔马科先生，因为他作为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主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关于改革大会某些活动的审议工作中，他的这种活力变得更加突出。

“我们还必须特别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与往年一样，他关于在过去一年中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对联合国的工作作了令人鼓舞的总结。秘书长在过去十年中以完全投入的作风指导了联合国的工作，为此，我们对他表示感激。近年来，一些多边外交的成功毫无疑问地有他本人所作努力的成分，在解决长期地区冲突问题上，更是如此。此外，一些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的前景，也应该归结于他的个人努力。这样，秘书长的活动无疑有助于将本组织的政治复兴变成这一领域的具体行动。

“荷兰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先生已经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此作了

发言。我赞成他的发言，并同意他代表欧洲共同体发表的关于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观点。由于他的发言范围很广，所以我就可以集中谈论一下有限的几个问题。

“但是，在这之前，我想代表我国政府表示很满意地看到在大会本届会议一开始就接纳了一些新的会员国。比利时一贯支持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欢迎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接纳新的会员国有助于缓和地区性紧张局势或者反映了当今世界迅速的变化，更应该受到欢迎。我们相信，这些新的会员国将以它们的特殊见解充实我们的辩论。

“苏联最近几周和几个月内发生的事件加快、并且证实了共产主义的崩溃。政变的失败表明民主思维在苏联是活跃的，以及改革不可能被一小撮军事和克格勃人员推翻。

“比利时同样欢呼苏联宪法和法律秩序战胜了一些人的专制性冒险活动，后者没有认识到由米哈伊尔·戈尔巴契夫总统发起的改革已无法回头。

“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只是一个正在过去的阶段，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这是真的吗？的确，本世纪总的来说标志着反对两种罪恶专制形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死斗争。这两种反常的社会思维形式和政治行动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使上亿人沦入精神奴隶、道义剥削以及最后自我毁灭的状态中去。这些专制思想意识要对上百万人失去生命负责。

“今天我们有幸以最大的宽慰和喜悦看到本世纪以1991年出现共产主义的破裂正在结束。共产主义不论是作为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意识都已经结束。

“世界上更多的人拒绝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一思想意识不再是可依赖的社会改革指导方针。由于苏联发生的事件，民主以及捍卫和行使自由和基本人权得到极大加强，而且现在很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承认。

“然而，承认政治自由必须与获得经济自由携手并进。因此我们得到似乎

正在占领世界的民主和竞争性市场经济这一双重概念，民主作为政治格局确保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重新分配通过有效的市场经济获得的利益。

“在中欧和东欧各国发生革命性变化之后，苏联领导人负有使国家民主和经济改革尽早完成的历史使命。但这一任务必须在国际团结的精神下实现。对此，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包括比利时，不能也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显然，这种支持不能看作是替代这些国家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必须实施的改革。说了这些之后，我们仍然必须向他们提供最广泛和最有效的合作。”

“此外，12国欧洲共同体也应该成为榜样：成员之间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及其与第三国和地区、或是第三国各组成共和国进行合作的方式。对此我们希望苏联——我强调“联”这个字——能为其不同的组成共和国之间进行合作找到平衡的形式。

“民族感情带有巨大能量，既可用于良好目的，也可用于罪恶动机。当民族感情退化成民族主义，也就是退化成集体自私形式，将释放出破坏性力量——历史上这种不幸的例子很多。但是能够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人民所具有的民族意识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财富。没有这种社会投入，国际社会只是一种由没有国家的人民组成的毫无色彩的混合物。”

“我个人相信，欧洲共同体各国在经历了本世纪上半期的严峻考验之后，由于众多领域内的一体化政策而排除了民族主义的恶魔。”

“欧洲共同体成为如何超越民族感情的榜样；我们愿意帮助他人寻找解决类似问题的可行办法。我们希望获得广泛程度的自治既不会加深核武器扩散的危险，也不会阻挠或破坏恰巧在众多领域存在的裁军趋势。”

“比利时很满意地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重新获得独立。我国从未承认斯大林的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吞并。我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帮助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波罗的海情报中心，而且我们支持它们的代表团在按照国际法获得承认之前参加各种国际论坛。我们同样对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那

些在独立斗争中献出生命的公民表示敬意。

“最近几个月和几年内发生的事件如此充满了和平的希望以及世界上更多人民获得自由的希望，这也同样表明人权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尊重人权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某个具体阶段的结果。这一概念显然已被抛弃。尊重人权现在看来是任何社会实现平衡的社会经济进化的绝对必要条件。因此，发展和尊重人权之间相互发生作用。

“毫无疑问，是个别的国家，而不是国际社会要对自身领土内保护人权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每个国家在不遵守其义务的时候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一致性正在稳步增长：国家在国际上要对其人权领域内的国家政策负责。国家责任与国际责任的结合需要使人权问题更加国际化。我们因此赞成对人权作出既广泛又准确的定义。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两个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个人人权依然是任何进化中的人权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这些公约应该得到所有联合国会员的接受和应用。除了人民自决权之外，现在应该更多注意在社会上行使某些个人人权，比如文化和宗教自由，包括消除种族及其他形式的歧视。

“比利时一如既往声明，我们应当重视尊重人权问题的区域方面，以使每个地区在尊重基本权利时能够考虑其文化和社会政治特征。为属于某种社会群体的人、例如妇女和儿童提供特别保护也是重要的。《儿童权利公约》和最近召开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保护人权当然是是一种责任，但它也是一种权利。在签署《宪章》和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两个附加公约时，联合国会员国保证在其领土内尊重人权。

“在这一领域真正行使国家主权并不在于反抗任何外来干涉，而是动员国家所能动员的一切方式，保证尊重人权。每个国家不仅对自己的公民——特别是在其边界之内的少数民族——而且对其他的国家也负有这一责任。

“与日益丧失信义的极权主义政权通常所鼓吹的立场截然不同，第三国为保护人权所采取的行动并不一定构成对内政的干涉。当一个再也不能在自己领土内保证保护人权的国家的要求而采取行动时，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即使在没有得到人权在其领土内受到侵犯的国家的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它也未必就是干涉内政。

“确实，对人权的有效尊重是问题的核心。国际社会必须帮助各国尊重人权，并在必要时强迫它们这样做。为避免任何滥用，《宪章》正确地指出，任何这种干预必须以一种有秩序的和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它应当符合明文规定。必须明确证实存在着侵犯行为，这是一个原则。反应必须是逐步的，并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只有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才可能越过这些规定，直至国际社会本身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这个讲坛不是进行详细的法律说明的合适场所。让我仅仅指出，《宪章》第五十六条还有可能进行这类干涉的含义。每个联合国会员国都承诺参加个别或集体行动，以捍卫第五十五条中确立的原则，包括保护人权。所有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有义务不仅尊重人权，还要使人权受到尊重。

“保护人权包含同侵犯行为作斗争和防止侵犯行为。会员国有责任保证它们的公民被有效地赋予基本政治权利，他们可以参与政治决策，创造了经济发展条件，对财富进行必不可少的社会再分配，以及达到了合理的生活卫生及生态标准。相反地，尊重人权也确实要注意政治稳定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国和国际社会可以通过使用秘密程序、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以及外交干预，使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改变态度。如果这些方法失败，那么对付那些违反人权的国家的最大的力量就是要第三国或压力集团公开表示关切。因此，必须强有力地支持非政府组织、例如大赦国际的工作。\*

\* 主席返回主持会议。

“但是，国际社会还必须能够迅速干预。必须加强联合国的外交影响，本组织应当能够一接到通知，马上就采取行动。各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当训练要求在这种联合国行动的框架内快速部署的军事与文职部队。

“另外，会员国应效仿《洛美公约》和最近的新欧洲开发银行成立条例，在一切可能的时候考虑将人权条款写入国际协议中。这种条款并不是由任何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所引起的，而是由于我们对人权、多元化和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确信不移。本着这种精神，比利时最近坚持要求，将尊重人权的概念写入它同那些一直保持密切的传统合作关系的国家的双边协定中去。

“因此，当秘密程序或公众舆论压力不起作用时，国际社会必须使自己拥有足够的方法改变侵犯人权的国家的行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安理会在这一领域的一个作用。事先就干预行动征得多边同意，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最理想的。在某些极其紧迫和恶劣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一个国家采取主动进行干预，以保护人权。当比如住在境外的那个国家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粗暴和有系统的侵犯时，这种干预就能够是合法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出现在战争或内战时期，这时国家权力崩溃，或其他国家阻止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采取干预行动的国家当然也有必要通知安全理事会它将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采取行动。另外，这种单方面干预行动应该由有关地区论坛进行讨论和监督。

“现有的多边机构在这个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可以做很多有用的工作的地位。从长远来看，可以设想扩大法律选择范围。我们认为，建立一个国际人权法院和指定一位高级专员可能是最重要创新之举。

“我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更有结构的机制，对侵犯人权的个别、具体案例进行调查，然后作出结论，保证在法律上加以纠正。我们十分清楚，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在现存的和将来的机构之间、在权限和法律程序的政治领域中，以及在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间达到并尊重一种平衡。更具体地说，可能需要

对人权委员会的权力进行重新审议，以允许将违反人权的最严重案例的档案转交安理会。

“国际人权法庭和高级专员应对各种有关文件进行‘过滤’，从而提高其权威性，避免滥用程序，防止使安全理事会负担过重。

“考虑到这些想法，我们可设想下列程序：高级专员必须把各国的起诉提交给人权法庭，同时他可选择提交个人的起诉；他有权进行调查，法庭将对国家提出传唤；如果有关国家拒绝进行合作，这一行为将通知给人权委员会；法庭将决定该国是否确实侵犯了人权；然后将给予这一国家承认其责任、恢复有关的权利并向受害者作出法律补偿的机会，如果没有采取这一行动，法庭的判决将转达给人权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构，它的注意力应集中在侵犯人权的各国的政策和作法上。可采取下列办法加强其有效性。例如一个国家的行为可由另一个国家、法庭或高级专员提请委员会注意。高级专员然后将调查人权在该国是否遭到有系统的侵犯。委员会将有权下令进行调查。拒绝合作将被视为一个情节加重的因素。如果委员会发现一个国家确实有系统地侵犯了某些人权，将给该国较短时间纠正这一问题。如果该国不采取此一行动，将把各种事实通知安全理事会。

“若一旦由此明确定一个国家拒绝终止侵犯人权行为，可设想两种进一步施加压力的办法。第一，各国可使用现存的单方面的施加压力手段，它们将由于已将人权条款载入与其他国家的条约而有权施加压力。一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审查它们与在其领土上发生了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另一个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第二，如果人权委员会发现一个国坚持有系统地严重侵犯人权，将把该国的态度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当我们如此坚持建议多元化和尊重人权的道路时，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是自鸣公正。

“民主体制已运作了几代人的国家别无它择，只有不断地维护这些体制的生命力，并本着团结的精神日益关注它们自己边界以外出现的问题。

“在此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真正的挑战。

“目前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新的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比利时，或者整个欧洲将忘记关于北南关系的紧迫问题。

“自从大会最近结束1986-1990《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的评价工作以来，我们甚至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已对该方案的执行情况提出了适当的批评。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是与他们目前进行的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援助必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同样日益明显的是，我们需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设想一种捐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新的关系。我们还必须找到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水平，同时适当注意其尤其是对环境的有害副作用。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还必须强调，过去一年对联合国来说不同寻常。仅在几年前，联合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和参与范围的扩大是不可想象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要求回到曾经激励《宪章》的起草人的精神，现在我们却发现自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自己言词的俘虏。联合国会员能够统一他们的意志力，并坚定地担负起对和平、人的尊严和社会进步的责任。”

## 工作安排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告知各位代表，题为“海地的民主和人权危机”的议程项目145将不是按照先前宣布的那样在明天进行审议。它的审议将于星期五，即10月11日上午举行。关于该项目的发言者名单现在开始登记。

下午5点散会。